

刘鉴强 著

一段真实记录神秘圣地的震世文字
当代藏族人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
波澜壮阔又深沉感人的史诗
认识西藏的第一选择



藏人传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珠/刘鉴强著.—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223-02740-3

I. 天… II. 刘…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6961号

天 珠

——藏人传奇

著 者 刘鉴强

责任编辑 李海平 边建强

图片摄影 刘鉴强

出 版 西藏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拉萨市林廓北路20号

邮政编码 850000

北京发行部: 100013 北京市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13层

电 话: 010-64466473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1/16 (787×1092)

印 张 24

字 数 340千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23-02740-3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好吧，现在我告诉你我的故事——由白羊毛和黑羊毛织成的、有好也有坏的故事。”

——仁青桑珠

这是本真实的书，书中每个人物、每个故事，都是真的。与那些关于西藏的小说不同，这本书没有想象，只有事实；与一些关于西藏的纪实作品不同，这本书的主角是藏族人，不是作者。书中这些来自不同藏区的主人公不能代表全体藏族人，但我希望笔下的他们像一扇扇明亮的窗子，透过这些窗子，真实的西藏扑面而来。

这本书孕育于我三年前的藏区之行。

2005年7月30日，我作为《南方周末》记者，应北大吕植教授之邀去青海藏区采访。

我们走唐蕃古道，从西宁去澜沧江源头，路况很差，江边悬崖上的一段段V形路坡陡弯急。面包车爬一个高坡时，像一头疲累的老牛低吼着，抽搐着，冲到半截突然力尽，忽悠一下滑下来。“刹不住了！”司机王师傅失声低叫。后面就是悬崖，汽车不情愿却无奈地向悬崖滑去，恐惧像寒冬一样将我冻僵，我不知如何是好。

坐我边上的扎西多杰纹丝不动，他的助理志加打开车门跳出去，搬起一块石头扔到车轮下，我也跳出去搬石头塞车轮。汽车终于停下，后轮离悬崖只有一米。从悬崖往下看，澜沧江缓缓而流，令人头晕。

我几乎不相信离死亡只有一米，也许自己夸大了恐惧？我偷偷问王师傅：“刚才真的刹不住了？”

他脸上僵硬，点点头说：“是。”

再看扎西多杰，照样口若悬河，浑若无事。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藏族人，矮矮粗粗，长头发，嘴边留一圈胡子，健谈风趣，一次次引爆我们的笑声。对我来说，他似乎代表着那个遥远陌生的群体。我仔细观察他，从他身上发现了比汉族人更突出的特征：粗犷、豁达、快乐。但只有这些吗？

说笑间一辆卡车逆行而来，车厢上用铁栏杆关着几匹马。那骏马应驰骋在草原上，现在却被粗暴地拴上了铁链。扎西多杰沉默下来，眼光随马远去，低声骂道：“这些人应该下地狱！”我第一次看到他严肃的表情。

十几年前，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扎西多杰是他的秘书。

他们前后12次进入可可西里，抓获数百名盗猎者。1994年1月18日夜，索南达杰被盗猎者伏击，在枪战中牺牲。此前索南达杰派扎西多杰带伤病的盗猎者先行离开去治疗，扎西多杰因此得以生还。他们及其后继者“野牦牛队”的故事被报道后，全国关注，国家成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藏羚羊得到了较好保护。几年前陆川的电影《可可西里》，就是以他们的故事为原型。老领导索南达杰牺牲后，扎西多杰追随他的事业，成立了藏区第一个民间环境组织。我这次来就是采访他和当地藏民的环保活动。

我们到了杂多县地青村附近的喇嘛闹拉神山，这里是澜沧江的源头，从神山脚下走到有电灯的地方，骑马要好几天。到了一个高坡，几十个藏民“啊啊”欢叫着跑上来，几十只手按到车上，呐喊声中，我们连车带人被推上陡坡。刚下车，一群人手捧哈达拥上，将我们没头没脑地挂满。

我们钻进一顶大帐篷，拜见55岁的珠杂活佛。他坐于卡垫上，手持念珠，茶色眼镜后面的眼睛笑咪咪的。每年春天，他骑马三天去澜沧江源头做佛事，祈祷保护这里的野生动物、草地和澜沧江。“你看，这里是三江源，长江和黄河的上游生态破坏那么严重，只有澜沧江源还是好的，我们要好好保护它。”他对我说。

邀我来的吕植教授十几年来一直在西部野外工作，对藏区非常熟悉，她后来建立的NGO“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活跃在西部山区，做了很多好项目。她对我说：

“因为藏传佛教的传统理念，藏民保护神山圣湖，所以这里大

多生态良好，可见文化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大作用。”藏区的神山圣湖是黄河、长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恒河和印度河的发源地，下游养育了近30亿亚洲人。

这令我意识到，全中国的生态屏障，被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藏民保护着，但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

扎西多杰这次来，是帮助地青村举办以生态保护为主题的赛马会。在赛马会上，我见到后来出现在本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扎西多杰、嘎玛桑珠、仁青桑珠、珍嘎和耿登，我看见三十七八岁的嘎玛桑珠与妻子珍嘎站在一起，两人身穿华美藏装，男的高大，女的俊美，真是天生一对。我听说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可以操控藏族珠宝——天珠的价格，人称“天珠王”。他笃信佛教，后来投身公益事业，扎西多杰所在的“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就是他创办



扎西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

的；他很传奇，20年前带600元去拉萨，从此白手起家干出一番大事业。据说他的漂亮妻子珍嘎是藏王松赞干布的后裔。

一位朋友对我指着另一个四十来岁的农民说：“他很了不起，在西藏老家领着村民们种树，种了四十多万棵。”

她说的是嘎玛桑珠的哥哥仁青桑珠。他曾是喇嘛，后来因爱情还俗，是家乡有名的学者、修行者和藏医。他后来对我说：“我们藏族人保护环境是遵从传统文化，很快乐地去，没有其他目的；而外面的人做环境保护——”他两手伸出，做了一个拧湿衣服的姿势，“是被法律和钱挤出来的。”

几天后我回到北京，与这些人擦身而过。我不知道他们会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但我心里已点起探索的火苗。我一直关注西藏问题，但像大部分人一样——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没有藏族朋友，不知道真实的藏区。在书店，大部分西藏书籍放在“旅游和探险”架上，西藏只是休闲娱乐之地，书里充斥着旅游者“雪山啊，蓝天啊，梦境啊，自由啊”之类不着边际的感叹。对人们来说，西藏只是想像中的西藏，六百万藏族人被忽略，你看不到他们的脸，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不知道他们真实的生活。

我想听他们的声音，感受他们的心灵。我想知道这个高原民族的过去，更想知道他们如何创造青藏高原的现在和未来。

与扎西多杰的另一次谈话坚定了我探索的决心。两个月后他来北京，我请他吃晚饭，他滔滔不绝谈索南达杰牺牲在可可西里的故事，尽管那是十几年前的旧事，他谈起来仍很激动，那件事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我看过电影《可可西里》，与电影相比，真实的故事更震撼人心。

藏族文化在青藏高原撒下神奇的种子，长出神奇的人生。我在《南方周末》写了两篇藏人的报道，但几千字的文章太短了，我决定写一本书，写出那些神奇的人生，探究他们的心灵，或者说通过他们，探究我自己的心灵。我和大部分汉族年轻人一样，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否定一切宗教，以为用科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包括心灵方面。但我发现，这些受“迷信”的佛教影响的藏族人，心胸宽广，精神健康，无私快乐，他们的信仰也许能给我一些启示。

2006年4月，我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开始了这本书的采访，在之后的两年里多次去藏区。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最棒的采访对象，他们做着相似的事业——保护青藏高原的环境与传统文化，但他们之间并不雷同，来自不同的藏区——西藏、青海、四川和云南，有不同的成长背景，分别是商人、官员、农民、还俗的喇嘛、居士和大学生。我就是要找这样的藏人——他们是普通人，身上体现着藏民族最宝贵的文化价值，同时在彷徨中寻找着未来的路。他们身上有深深的历史烙印，同时又在创造历史。

我在《南方周末》的老同事杨瑞春看过初稿后说：“我想，你在发现这个题材的时候，就像天珠王发现了上品天珠，心中一定怀着暗喜前行。当初你对我讲这个题目，我还不以为意，没想到人物背后有那么波澜壮阔的历史。你写的是一部藏族当代史，也是藏族人寻找自我的心灵史。”

令我感激的是，书中人物用宽广无私的胸怀接纳我。仁青接受我采访时说：“好吧，现在

我告诉你我的故事——由白羊毛和黑羊毛织成的、有好也有坏的故事。”这意味着他不但让我分享他的光荣，也向我袒露他的耻辱。无一例外，我书中的藏族人没有把不光彩的历史藏在身后。我感佩他们的光明磊落。

这是一本非虚构作品，非虚构文学的力量在于其真实性。西方有言道：“历史比小说更有趣。”我也认为，真实的生活比虚构更有戏剧性，更能打动人心。对这本书来说，最重要的是获得正确而深入的信息。但非虚构文学有天生的缺陷——作者既要处理比新闻报道更复杂更微妙的人物、事件、情感和思想，又无法像写小说一样随心所欲安排人物命运和故事的叙述，作者无法决定故事何时铺展，何时高潮。不管写作中怎样不方便，作者都不能改变事实的原貌。

我的采访很细致，感谢书中主人公容忍我的“纠缠”。2006年6月，我在成都采访嘎玛，每天交谈12到16个小时，他从早到晚坐在沙发上对我讲了七天，七天后，他感谢我没给他机会乱动，对治疗他的腰伤大有好处。一个月后，我们又用十四天在西藏和川西旅行，仍然每天交谈十几个小时。后来在拉萨、北京，这样一天接一天的采访又进行多次，最有趣的一次是在拉萨，他的腰痛犯了，我的腰痛也犯了，两人躺在拉萨人民医院理疗床上，一边治疗一边交谈。如果按一天工作八小时算，我对他的采访超过六十天，后来我对他的笔记有三十万字。但他从未表现出一点点的不耐烦。

对扎西多杰的采访时间差不多同样长，两年里，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交谈：北京我的家，从云南去拉萨的路上，青海他的家乡，从青海至西藏的路上，昆明……我把他的前半生翻了个底朝天。有时候说得太累了，他谈话间就打起呼噜。后来他一见我就做出逃命的架势，因为我无休止的提问实在太折磨人。感谢他，对我总是有求必应。

2007到2008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时，日复一日的写作持续了5个月，我融入了主人公们的人生，他们笑时我笑，他们哭时我哭，他们愁闷时，我也彷徨无计……写到后来，我甚至不想那么快写完，不想跟这些人物说再见。令我欣慰的是：书写完了，他们的故事只是告一段落，我仍有幸与他们为友，我们仍然一起旅行、喝茶、吃糌粑；当读者放下书时也不必觉得遗憾，因为这些人是真的，如果你去西藏、青海、云南、四川的藏区，甚至在成都和北京，说不定迎面碰到他们。这就是真实故事的魅力。

2008年3月，我在修改本书时，拉萨传来骚乱的消息，令我悲伤难过：最不希望发生的还是发生了。这让我更相信本书的价值：书中人物所代表的群体曾被忽略，但他们像历史的河床，表面看不见，却决定着历史的方向。这些人物经历艰难时世却不沮丧，不愤怒，不绝望，保持内心平静，永远乐观，追求和谐。他们的自信和慈悲，是藏族文化的核心价值。用中央党校靳薇教授的话说：“这些藏族人中的有识之士，都从不同的路径经历了‘文化迷惘’、‘文化自觉’，并用自己大智大勇的行动重塑‘文化自信’。他们的智慧和勇气，是民族的根，民族的希望，民族的未来。”

2008年5月5日草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

2009年5月24日修改于北京龙背村

人物表



嘎玛 全名如凯·嘎玛桑珠，西藏贡觉人。商人、慈善家。成功经营天珠，人称“天珠王”。成立“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目前在建立个人藏族民俗文化博物馆，是全世界收藏藏族文物最多的私人收藏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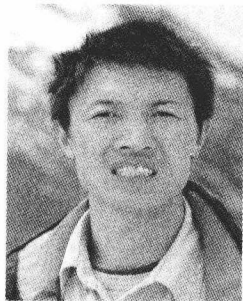
扎多 全名扎西多杰，青海治多人，嘎玛的合作伙伴，著名环境保护者。随索南达杰进可可西里保护矿产和藏羚羊，索南达杰被盜猎者枪杀后，他继承其事业。创立藏区第一个本土环境非政府组织，后主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仁青 全名如凯·仁青桑珠，嘎玛的哥哥，扎多的朋友。藏医、学者、修行者。曾是喇嘛，为爱情还俗。他整理大成就者香曲多杰的经书，并带领村民保护孜荣部落的神山。



木梭 全名木梭·罗桑尊追，又称海木梭。云南德钦人，修行者、音乐人。自学藏文、音乐、易经、中功，后皈依佛教。他是文化保护组织“卡瓦格博文化社”发起者之一。



尼玛 四川康定木雅人，国际环保组织职员。在成都上大学、工作。是在家乡第一个娶汉族妻子的藏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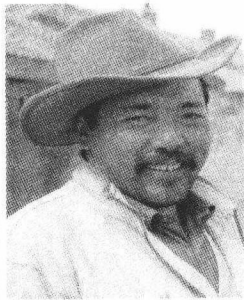
耿登 全名苍王·耿登丹巴，青海安多人，嘎玛的合作者。画家、历史学家、天珠研究者。曾是喇嘛，为爱情还俗。他倾心研究天珠，第一个提出“天珠之路”概念。



香曲多杰 四川新龙人，嘎玛家乡娘拉寺创立者，1962年圆寂。当时藏区著名的大喇嘛之一。他对嘎玛一家影响极深。



索南达杰 青海治多人，中共青海治多县委副书记、西部工委书记，1994年在可可西里保护矿产和藏羚羊时，被盜猎者枪杀。他是当代藏族人中最有号召力的环保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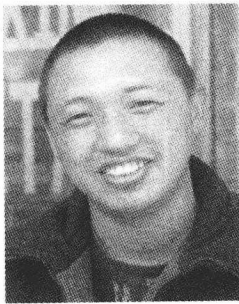


文扎 青海治多人，“胡子帮”成员，治多县志办主任，扎多的朋友，曾任治多中学教师、县委组织部干部、索加乡党委书记。

扎西 青海治多人，“胡子帮”成员，治多民族中学校长，扎多的朋友。

珍嘎 青海玉树人，嘎玛妻子。据说她是藏王松赞干布后裔。

斯郎伦布 云南德钦县图书馆馆长，“卡瓦格博文化社”创立人，木梭同事。



中华 前任警察，德钦德新客栈老板，“卡瓦格博文化社”成员，木梭同事。

博雷 青海治多人，扎多妻子。

白玛旺姆 四川康定木雅人，与尼玛是新都桥藏文中学同学。

目 录

引子：迷失在北京	1
第一章 求佛	7
一 求佛	8
二 白马骑士	16
三 感谢毛主席	21
四 孤儿	28
五 流浪	33
第二章 出道	38
六 阿达拉姆虹化	39
七 1980年	44
八 出家	49
九 牵白山羊的喇嘛	54
十 少年商人	60
十一 我要去拉萨	68
十二 带亡灵回家	73
第三章 荒原	80
十三 长江源的年轻人	81
十四 索南达杰	86
十五 可可西里	92
十六 最后一次巡山	100
十七 英雄之死	110
第四章 爱情	116
十八 我要去远方	117
十九 仁青桑珠还俗	125
二十 耿登丹巴还俗	133
二十一 送我一束玫瑰花	145

二十二	天珠为媒	150
二十三	藏王后裔	156
二十四	爷爷订的婚事	163
第五章	求道	170
二十五	辩经	171
二十六	哪里找到我的灵魂	178
二十七	用母语写你的名字	186
二十八	弦子	193
二十九	红尘	198
三十	乌鸦和孔雀	207
第六章	出走	214
三十一	出走的少年	215
三十二	街头小霸王	224
三十三	失意的成都	233
三十四	我的护身符呢	242
三十五	告别可可西里	248
三十六	索加“胡子帮”	254
三十七	我的草原我的家	261
第七章	回归	273
三十八	康巴汉子	274
三十九	佛像	281
四十	“楼兰大盗”	289
四十一	牢狱之灾	296
四十二	天珠王	306
四十三	神山圣湖	314
四十四	爷爷奶奶的转世	320
四十五	什么是天堂	326
四十六	佛啊，给我力量	334
	尾声：回到拉萨	340
	附录：本书人物采访时间地点	356
	后记	357
	再后记	359

引子

迷失在北京

2006年8月22日晚上9点，我接到嘎玛桑珠的电话，他声音低沉地说：“鉴强，我在机场，我的行李丢了！”

我急忙问：“里面什么东西？”

“古董，天珠。”

完了！他的古董，绝不是一般的古董；他的天珠，也不是寻常的天珠。

他从成都飞来，因为要接一个美国来的朋友，便到国际出口的星巴克咖啡厅等着，一个电话打来，他接了两分钟后回头一看：三个包没了！

他报警，警察说：“这事与星巴克没关系，你不要在这里吵，影响人家生意。”

事情看来不妙。我放下电话，拿上记者证和信用卡匆匆下楼。出租车飞速行驶在北五环上，我拼命拨着电话，终于找到一位律师朋友，但她说：“你怎么证明包里是珠宝？”

我无法证明，嘎玛也无法证明。在北京这个所谓的文明城市，没有几个人能相信这个留着大辫子、汉语说不利落的西藏人，正如站在他高大威猛的身躯前，异族人可能会感到紧张、敬畏甚至怪异，但没人能透过他貌似坚硬强大的外壳，看到那善良而柔软的心。

也许他威猛的外貌增加了星巴克的敌意，星巴克不给他看监控录像。

我又拨通嘎玛电话：“我马上就到，你在那里等我。”

“我在星巴克对面的肯德基吃饭，等你到了，我也就吃完了。”他说。

好家伙，还有心情吃饭呢。这就是嘎玛，天塌下来，他也浑不在乎。

后来证明，肯德基在星巴克的隔壁，而不是“对面”。嘎玛的汉语再次出错，他搞不清“对面”和“隔壁”。

我赶到机场，看见嘎玛巨大的身躯矗立在肯德基门前，茫然望着机场大厅来来往往的人。他没有穿藏装，米黄色的西裤加T恤，脑后粗大长长的辫子令人侧目。他的脸盘硕大，如果你的脸长得略小一点，在他面前也许会感到沮丧——你的脸要乘以2，才能有和他一样大的“面子”。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奇怪的胡子——据说那是格萨尔式的——唇上两侧蓄着两撇胡须，形成一个长长的“八”字，而下唇和下巴之间又有一撮胡须，与上面的“八”形成一个“公”字，他的嘴巴就被包围在

“公”字之中。这倒有些象征意义，他与我闲聊的时候，嘴巴里说的永远与“公”有关：家乡老人的养老，部落间的草场纠纷，县里破落的小学教室，大德高僧的经书整理。

其实他跟“公家”没有任何关系，在过去的38年，他没有从官方拿过一分钱薪水。他为乡民和寺庙所花的钱，都从他自己的腰包里掏。川西亚青寺一个尼姑对我说过：“嘎玛是那种要帮助全世界的人。”

与人初次见面，他可能递给你一张名片，上有两个头衔：“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和“天珠王”。

“王”？在北京，一位广东人低头看着名片，小心翼翼地问：“你这个‘王’，跟宗教有关吗？”

他可能联想到了“藏王”、“大宝法王”、“格萨尔王”，甚至金庸小说中的“金轮法王”。

我很想听嘎玛如何把至高无上的“王”解释给人听，但他总是笑嘻嘻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嘛。”所以人们仍然没搞明白，这个怪异的人，到底有什么怪异的身份。

嘎玛从机场的人流中看到我，庞大的脸露出笑容：“哎哟，鉴强，不好意思啊，麻烦你来一趟。”

我来不及寒暄，急急问：“行李值多少钱？”

他笑着说：“有个明朝永乐时期的古董，是我给别人捎的……”

“值多少钱？”我打断他。

“要是拍卖的话，没有上千万买不下来……”

我差点晕过去。

“还有帮朋友带的明朝丝绸，50万港币从香港买的，另外还有一些天珠。”

我的脑袋被“上千万”震得嗡嗡响。他今夜的损失，比我估计的大10倍！

我看他颈上——很好，两串天珠和护身符还在。其中一串有三个不起眼的小天珠，还有一个铜制护身盒；另外一串是十来个名贵天珠，市价约200万元。

一个警察来了，把嘎玛和我带到机场派出所。他站在一个小房间门前犹豫了一会儿——那里开着门，露出一把椅子，椅子上挂着一个物件，发着明晃晃的光。手铐。

警察回头说：“换一间吧，这里不合适。”

他将我们带到隔壁一个房间，这里像是客厅，一圈沙发围着一个茶几，我和嘎玛分坐警察两边。

警察拿出纸笔，问嘎玛：“你是哪里人？”

“西藏昌都地区，贡觉县，东巴村。”

“现住址？”

“成都肖家河。”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成都到北京，然后再到拉萨。”

“职业？”

“商人。”

警察很有耐心地记录着。现在是夜里十一点，我替嘎玛焦躁，不知怎么度过这个漫长的夜。

现在你知道了，嘎玛是个商人。如果警察疑惑于嘎玛名片上的“天珠王”，我会为他解释：“他做天珠生意，做得非常好，几乎可以操纵全世界天珠市场，所以人称‘天珠王’。”

嘎玛做过许多生意，买卖羊皮、羊绒、虫草、松茸和天珠，后来又游走于世界各地的拍卖会，但他没成立一家公司来承担这些业务。在那个高原上，人们做生意看重的是个人信誉，而不是“公司”。他是一个独行侠，20岁离家到拉萨，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近二十年后，他得到的头衔不是“董事长”和“总经理”，而是一个“王”。这个“王”被藏族人承认，不需认定，不需加冕，不需政府文件。

我有点担心警察继续问下去：“你来北京做什么？”

那么嘎玛该怎样回答，才能让人相信那传奇？他是一个商人，但如今他大部分活动与赚钱无关。这位没上过一天学校的农民，要用他所有的力量——他的心力、金钱与信仰，建一个史无前例的私人藏族民俗文化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建成后，也许将震惊世界。

好在警察没来得及问，另一个警察走进来，两个人交头接耳嘀咕着什么，然后收拾起记录本，说：“你的行李找到了。”

啊！我们像弹簧一样蹦起来。那个带来好消息的警察把一个纸条给我，上面记着一位樊先生的电话，是他拿错了行李。

樊先生是赛车队的，当时与几个队友在星巴克喝咖啡，因为队友太多，搞不清行李是谁的，连嘎玛的行李车一起推走了，到了北京站旁边的宝辰饭店，才发现多了三个包。

嘎玛兴奋地往星巴克走：“去给人家道歉一下，唉呀，今晚发大财了，一下子赚1000万！”说完仰头哈哈大笑。

嘎玛走进星巴克对一个服务生说：“请你们领导出来一下。”

服务生警惕地看着他，不知这个倒霉而难缠的西藏人又搞什么花样。一个男人过来，充满敌意地盯着嘎玛：“我就是领导。”

嘎玛笑嘻嘻地说：“我的行李找到了，是被别人拿错了，对不起啊。”

离开机场的车上，嘎玛说：“看来命中注定是丢不了的。”一切都是果报，嘎玛不为找回珠宝感到不可思议——那不是巧合，也不是侥幸，一切都有因果，既然行李回来，必有回来的理由。他的名字“嘎玛”即“因果”之意。在嘎玛的人生中，对因果从未失去信心。

一个多月后，嘎玛的哥哥仁青桑珠对我说：“你得到的果，源于你所种下的因，因果相连，”他指着地下他的影子说，“就像这影子，总是跟着我们。”

说这话时，我、仁青和扎西多杰晃悠着从海淀桥走向北大西门。仁青身穿咖啡色藏服，眼睛不住扫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这是一群没有戒律、没有信仰的人，在此之前的40年，仁青桑珠对这群人深怀恐惧，用“坏人”形容他们。但来北京几天后，他忽然对我说：“原来这里也有好人，有些比我们那儿的喇嘛还好。”

而他第二次提到“影子”时，意义完全不同：“但我们藏人也在变，也有很多人不再有戒律，为所欲为。他们原来真实的人不见了，只剩下一个个影子。”

扎西多杰为我翻译着，这时插上自己的话：“我多想和仁青、嘎玛那样坚定地相信因果。相信因果，我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

扎西多杰两个月后获得央视“2006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奖”。他去机场，在电视上见过他的安检员都要跟他搭讪。这个前政府官员、可可西里保护者，熟悉现代文明，却越来越为自己遵循的现代文明逻辑所困。他把两个女儿送到北京读书，自己却时时盼望着，回到可可西里边缘海拔4600米的老家，建一个牧场，念经诵佛，终老于此。

嘎玛也希望赶快回到雪域。他摸了一下颈上的天珠与护身盒，在小小的铜盒里，有一根女活佛阿达拉姆的头发。三个小天珠在市场上不值多少钱，但那是阿达拉姆家族的活佛们当作念珠念了一亿遍经文的，象征着他的信仰，是他的生命之所在，总是牢牢挂在胸前，他甚至对我说：“我有了这些，刀枪不入，绝对！”令我错愕。但在2007年，我在北京再次见到他时，他没有再戴这些曾经须臾不离身的宝物，“这里不安全。”他说。这些护身物曾引导他经历艰难时世，令他在高山峡谷与荒漠中，一次次找到光明。但现在，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他感到惶惑，他怕护身符和自己一起迷失在异乡。

嘎玛加快了他一贯散漫的脚步。他要把存放在这里的收藏品运回拉萨，只有

在那个处处佛光的高原上，他才感到安全和自在。他要在那里，用他20年来收集的八千多件藏族民间器物，建一个反映藏族几千年文明史的博物馆，让人们——不仅仅是藏人——尊重这个雪域上的民族，尊重高原上的信仰。

我追随着嘎玛和其他藏族朋友的脚步，来到通天河、澜沧江和拉萨河哗哗的水流旁，看卡瓦格博和贡嘎山顶上的白雪，钻进横断山脉深处或玉树草原上某户人家。我进入藏人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中，也跟我的朋友回顾他们的成长岁月。我是一个汉人，但我到藏区所做的与这些藏族朋友没什么两样：先找到信仰，再寻找未来。



第一章 求佛

贤人虽遭危难，
行为光明磊落；
火把下垂的时候，
火舌仍熊熊向上。

——《萨迦格言》